

## 填补史诗空白 发出女性声音

——评厄休拉·勒·魁恩的《拉维尼亚》

○ 徐宏亮<sup>1</sup>, 李倩<sup>2</sup>

(1. 阜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2.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美国当代女作家厄休拉·勒·魁恩的最新小说《拉维尼亚》采用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叙事模式,书写了史诗《埃涅阿斯纪》中拉丁公主拉维尼亚的一生,让这个在史诗中从未说过话的女性有了自己的声音。拉维尼亚从少女到寡居的生命历程是故事主线,她与维吉尔的灵魂对话、与埃涅阿斯的婚后生活(用现在时态)是两条副线,分别用时空交叠和预叙的写作手法插入主线之中。一主两副的叙事结构从一个独特视角填充了维吉尔史诗的空白处,抒发了女性的思想和情感,突出了女主人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勒·魁恩试图以这种方式强调男性史诗中被遗忘、被抹杀、被轻视的女性角色,让历史不再仅仅是男性的独霸天下,也让《拉维尼亚》一书具有了独立于《埃涅阿斯纪》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厄休拉·勒·魁恩;《拉维尼亚》;多重叙事;女性主体性

### 一、引言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描述的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率领部族逃出陷落的特洛伊城,历经磨难,最终在拉丁姆缔造罗马城的故事。这部史诗和世界上所有歌颂英雄伟业的史诗一样,以男性的攻城略地、杀伐战斗为主线,众多女性只是“影子人物”,被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拉丁公主拉维尼亚虽然是导致埃涅阿斯和图尔努斯之间战争的导火索,但她也不过和《荷马史诗》中的海伦一样,是男权世界权力争斗的借口和工具。维吉尔仅仅在诗中几处地方

---

作者简介:徐宏亮,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倩,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以寥寥数语描述拉维尼亚,每次都强调拉维尼亚的贞洁、柔弱和顺从等受男权制度欣赏的“女性特质”,但是从未让拉维尼亚开口说过一句话。因此,这么一个关键的女性人物就存在于这短短的几处诗行之中,她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诸神的预言:导致一场战争,成为埃涅阿斯的妻子,为他繁衍子嗣。她的形象模糊,个性苍白,思想和情感更是无人知晓。直到2009年,近80岁高龄的美国著名作家厄休拉·勒·魁恩(Ursula Le Guin, 1929)出版了她的最新小说《拉维尼亚》,这位被湮没了几千年的意大利公主才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活转了过来。该小说以拉维尼亚为主人公,从她的视角重述了《埃涅阿斯纪》中的人物和事件。笔者通过分析认为,该小说的叙事结构由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构成。主线是拉维尼亚自述的从少女到寡居的生命历程,两条副线分别是她与维吉尔的灵魂对话、与埃涅阿斯的婚后生活。一主两副三条线索互相参照、互相呼应,形成文本内部的交互文本,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叙事,让小说文本结构呈现出立体交错的效果,也体现了勒·魁恩的匠心独运,凸显了《拉维尼亚》一书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很好地实践了勒·魁恩一贯坚持和宣扬的“女性用行动和书写积极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可称得上是勒·魁恩创作的高峰。

## 二、叙事主线凸显女性主体

勒·魁恩在《拉维尼亚》一书的后记中说:“这部小说绝对不是企图改变或完成埃涅阿斯的故事,而是受他的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的启发做出的解释性思考,是对一个线索的展开。”“我的愿望是追随维吉尔,而非对他进行改进或指摘。但是拉维尼亚自己时时坚持认为诗人做错了——比如关于她的发色。……我对他粗疏辉煌的史诗的许多角落进行了扩展、解释和填充。”<sup>[1]</sup>很明显,让拉维尼亚重述自己的一生、让史诗中面目模糊的她变得形象丰满、有血有肉是小说的根本任务,是故事的叙事主线。勒·魁恩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录视角是有其深意的,因为只有主人公自述生平、亲自执笔的情况下,叙述者才是文本叙事的权威,掌握了文本的话语权和真实性,能够最大限度地揭示她生活的真相,凸显她的主体性,而非被动地由别人来记录、篡改她的生活和情感经验。

小说正文开始的六段话是全书的总纲,拉维尼亚站在经验自我即过来人的视角解释了自己写作的原因:“我知道我是谁,我可以告诉你我可能是什么人,但是现在,我仅仅存在于自己所书写的这行文字之中。我不太清楚自己存在的本质,就希望以写作来找到我自己。……就我所知,是我的诗人让我变得真实。在他写作之前,我不过是个最模糊的影子,是家谱上的一个名字罢了。是他让我有了生命,成为我自己,让我能够回忆自己和自己的一生,我确实带着所有的感情这么做了。我写作时感到了强烈的感情,大概是因为我所记得的事情在我写作时或他写作时才开始存在。”<sup>[2]</sup>但是诗人维吉尔给予她的存在让她很不满意,“……他在诗歌中给予我的生命是如此枯燥,除了我的头发着火那一刻——如此苍白,除了当我少女的双颊红得像染了猩红颜色的象牙一般——如此循规蹈

矩,我再也受不了了。如果我必须继续存在无数个世纪,我至少要站起来说话。他没有让我说一句话,我必须把话语从他那里拿过来。他给予我的生命很长但很渺小。我需要空间,我需要空气。……像斯巴达的海伦一样,我引起了一场战争。她让那些需要她的男人把她带走,由此引起战争;而我,则是因为我不愿接受别人的给予,不愿意被带走,而是自己选择男人和命运。”<sup>[3]</sup>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拉维尼亚的独立宣言。文中频频出现的“我”表明拉维尼亚强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欲望,她要打破几千年来女性在历史中的缄默和被动,说出自己的故事。她从一开始就牢牢控制了文本的话语权,让自己成为自己生活和情感的主人。

拉维尼亚对自己一生的回忆总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童年—少女时代—为人妻母—寡居。拉维尼亚的童年本来是很幸福的,但她六岁时,她和两个弟弟同时得了热病,她康复了,两个弟弟却死去了。母亲阿玛塔王后因悲伤而发疯,从此对拉维尼亚充满愤怒和痛恨,对国王拉提努斯充满蔑视,母女间的距离日益疏远。为了避免矛盾和冲突,拉维尼亚在母亲面前保持温顺沉默,和年老的父亲相依为命。她给予父亲精神上的安慰,而拉提努斯则把她看成自己的继承人,给予她充分的自由和尊重,这让拉维尼亚有了发展自己独立个性和思维的机会,并在祭祀仪式、料理家务、和朋友玩耍的过程中获得了少女时期宝贵的自由与快乐。拉维尼亚十五岁时,邻国鲁图利亚的国王图尔努斯和别的国王开始追求拉维尼亚。图尔努斯年轻英俊,勇武健壮,更因为他是阿玛塔王后的亲外甥,王后对他青眼有加,对别的追求者一概嗤之以鼻。但是图尔努斯放肆无礼,野心勃勃,拉维尼亚对他没有好感,而拉提努斯尊重女儿的意愿,这让王后和父女二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了逃避图尔努斯日甚一日的追求和母亲的疯狂,也为了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平静,她经常到王宫附近阿尔布涅阿的圣林进行祭祀。在圣林的喷泉旁边,她邂逅了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和他进行了四次交流,知道了特洛伊城的陷落、埃涅阿斯的流亡和意大利未来的命运。与此同时,阿玛塔王后催逼拉维尼亚答应图尔努斯的求婚。但是,奇怪的征兆接连出现,先是一大群蜜蜂聚集在王宫内院的月桂树上,预示着很多异乡人将渡海而来;不久在一次祭祀时,拉维尼亚的头发着火,预示着她将给国家带来荣耀和战争。这一切都是某个大事件即将来临的征兆。随后,拉提努斯在圣泉旁得到已逝父王的警告,告诉他不能把女儿嫁给拉丁人,而要嫁给一个异族人。就在此时,拉维尼亚在第表河口取盐时见到了埃涅阿斯及其船队。埃涅阿斯随后派出使团觐见拉提努斯,说明特洛伊人的来意:他们跟随神谕,来到拉丁姆谋取和平。拉提努斯认识到这些人就是征兆中所说的异乡人,埃涅阿斯就是拉维尼亚必须要嫁的英雄。他答应和特洛伊人结盟,并把女儿许配给埃涅阿斯。拉提努斯的举动激怒了阿玛塔王后。她以节日祭祀为由把拉维尼亚骗至无花果喷泉,派人监视她,同时通知图尔努斯,让他来此处和拉维尼亚秘密结婚。拉维尼亚在仆人的帮助下逃脱,回到王宫时发现,特洛伊人因为误杀公鹿和西尔维娅的哥哥,已经开始和拉丁人打仗了。

图尔努斯借此机会挑起拉丁人的愤怒,联合多个邻邦和特洛伊人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后来图尔努斯在和埃涅阿斯单独决斗时被埃涅阿斯刺死。战争结束后,拉维尼亚嫁给了埃涅阿斯,建造了拉维尼乌姆城,拉丁人和特洛伊人终于能够和平相处了。但是拉维尼亚的婚姻只持续了三年,便因为埃涅阿斯的遽然去世而结束。不过拉维尼亚的生活并没有终止。她带着儿子西尔维乌斯住在拉维尼乌姆,埃涅阿斯的长子阿斯卡纽斯统治着阿尔巴·隆加。后来,为了避开高傲无知的阿斯卡纽斯,拉维尼亚和儿子单独住在阿尔布涅阿森林的一间茅屋里。不久,阿斯卡纽斯因为好友的去世而消沉,不问政事,众叛亲离,在统治了阿尔巴·隆加三十年后放弃了王位,西尔维乌斯成了整个拉丁姆的统治者,成为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在小说的结尾,已近古稀之年的拉维尼亚走进了阿尔布涅阿的圣林。

作为小说的主线,拉维尼亚的声音是从记忆自我的立场来叙述,时态都是过去时。她的亲述的确填补了史诗中的空缺。在维吉尔的原诗中,拉维尼亚只出现了五次,每次都是寥寥数语带过。而勒·魁恩的小说中,拉维尼亚的一生不再被浓缩进几句干瘪的诗行,而是丰富多姿、充满传奇色彩的。比较一下小说对史诗中拉维尼亚的几次出场的改写,就可以看出小说家的意图。在史诗的第七卷,维吉尔第一次提到拉维尼亚:“(拉提努斯)仅有一个女儿守在家中,继承偌大家业,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可以婚配了。”<sup>[4]</sup>小说中的拉维尼亚不无讽刺地针对这段话说道:“如果你在我身为姑娘时见到我,你会认为诗人对我所做的如同用铜针头刻在蜡板上的苍白描绘已经够充分了:一个女孩,国王的女儿,到了婚嫁年龄的处女,贞洁,沉默,顺从,像春日的田野迎接犁耙一样准备迎合男人的意志。”<sup>[5]</sup>接着,勒·魁恩用一段文字描述了农夫如何用犁耙犁土:“白色的耕牛套在轭中艰难前行,男人抓住长长的上下颠簸的木头扶手,试图使劲让犁铧穿过那看起来驯顺温良但又如此坚硬紧致的土壤。他用尽全身力气犁出一道土沟来撒播黑麦种子。他拼命劳作,直到累得大口喘息,浑身发抖,只想躺在犁沟内的石头中,睡在他母亲坚硬的胸前。”<sup>[6]</sup>毋庸讳言,这段文字带有强烈的性色彩,是作者勒·魁恩借拉维尼亚之口讽刺父权社会长久以来以土地代指女性身体、把女性身体客体化的思想。

此外,对拉维尼亚的著名描述还有两次:一次是在祭祀时她的长发着火,另一次是她的脸红了。看看史诗中对她头发着火的描写:“她的长发忽然被烧着了,她浑身的衣饰也被火烧得噼啪乱响,她那宫样的云髻和她那华丽的、宝石镶嵌的王冠也被烧着了,她被一层浓烟和橙色的火光包围起来,在整座宫殿里到处散播着火星。”<sup>[7]</sup>而小说从拉维尼亚的角度复述了这次事件,细致生动地描摹了她当时的行动、感受和心情,使得她亲自参与了这次改变她命运的大事,而不仅仅是个被动携带预兆的物体和工具。对拉维尼亚脸红的描写则是自《埃涅阿斯纪》问世以来历代读者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段文字:“拉维尼亚听到了她母亲的话,热辣辣的两颊布满了泪痕,深深的红晕像火烧一样散布到她激动的脸庞上,就像有人在印度象牙上抹了一片血红的颜色,又像许多洁白的百合花在玫瑰丛

中反映出红光。”<sup>[8]</sup>红晕、象牙、百合、玫瑰等意象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描写女性的美貌、贞洁、顺从等特性的专用隐喻，暗示了拉维尼亚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处子身份。但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拉维尼亚外在的表情，却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原因而流泪脸红。而小说对这次事件却有不同的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拉提努斯国王和阿玛塔王后劝说图尔努斯避免和埃涅阿斯决斗。王后听到图尔努斯准备孤注一掷，低三下四地乞求他说：“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你的手中，不要抛弃它！不要抛弃你的生命！你出什么事我就会出什么事！我不想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我只剩下你了！你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sup>[9]</sup>拉维尼亚因为母亲不顾身份的话而感到羞耻：“听到她的哀求，我羞得满脸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我感到这鲜红的血液染红了我的脸庞、脖子、胸脯和整个身体。我不会动也不会说话。”<sup>[10]</sup>从上述几段文字的比较可以看出，勒·魁恩把拉维尼亚描写成有个性、有主见、有智慧的女子，勇于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愿为别人所左右。她不但亲眼目睹了历史大事件，还参与了历史进程，自主选择未婚夫、决定拉维尼亚乌姆城的地址、成功教育埃涅阿斯的继承人西尔维乌斯。她从女性的视角记录王国之间的战争，还细致描述了家务、祭祀、玩耍等被宏大叙事所蔑视、所忽略的“女人与孩子的琐事”，形成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平衡，使得那段历史有了多元的解释角度。从这个方面说，《拉维尼亚》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已经很成功了。但是，向来以大胆的思想试验和独特的写作风格而著称的勒·魁恩并不满足于仅仅讲出拉维尼亚的故事。她还采用了一些非常后现代的写作技巧，让小说结构更加复杂而丰富，也使得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 三、两条副线让叙事角度立体多元

伊哈布·哈桑认为，反讽、杂糅、狂欢、参与、构成主义和内在性等要素构成了后现代文化艺术的特征。<sup>[11]</sup>如果说小说主线重构、补充了维吉尔的史诗，两条副线则用杂糅空间与时间的方式让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性质。首先，勒·魁恩用时空交叠的手法，让拉维尼亚在圣林邂逅自己的创造者、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并与之对话。这是故事的第一条副线。在拉维尼亚所在的时空，罗马城尚未出现，其所在地只是山坡上的一个泥泞村庄，拉维尼亚正值18岁青春，不知晓自己和别人的未来；在维吉尔所在的时空，罗马在屋大维统治之下成为强大的帝国，《埃涅阿斯纪》初稿已经完成，维吉尔自己身处从希腊驶往意大利的航船甲板上，身患热病，气息奄奄。维吉尔告诉拉维尼亚特洛伊城的陷落和埃涅阿斯的流亡历程，告诉她自己、埃涅阿斯和意大利的命运。拉维尼亚则告知维吉尔他在史诗中遗漏的东西：女人们如何聊天玩耍、如何纺线织布、如何祭祀神祇。两人在时间、空间、性别和认知上的距离让他们的对话充满了张力和意外，但是两人交流的过程表明两人之间不是被造物和造物主的关系，而是地位平等的朋友。拉维尼亚不是被动地接受维吉尔告诉她的一切，而是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她认为迦太基女王狄多的自杀是懦夫行为，她应该报复弃她而去的埃涅

阿斯;维吉尔让埃涅阿斯弃狄多而去是残忍的;她痛恨诗中描写的战争和屠杀,认为维吉尔不应该让早夭婴儿的灵魂在冥府中受折磨。在邂逅维吉尔之前,拉维尼亚就坚决不选图尔努斯或任何一个追求者做配偶;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她更坚持选择埃涅阿斯,这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而非遵循神的意志。史诗原文中的拉维尼亚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时从未有过自主积极的行为,她只是男性权利斗争和利益交换中的一个筹码;神谕让她嫁给谁她就毫无选择地嫁给谁。反过来,拉维尼亚的独立个性和敏锐思想也影响了维吉尔。他后悔自己对她的了解“愚蠢,循规蹈矩,毫无想象力”,<sup>[12]</sup>后悔自己没有给予她充实的生命,反而要拉维尼亚仔细讲述她的生活,以填补他在诗中留下的空白和遗漏的细节。勒·魁恩采用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因为由维吉尔讲述的埃涅阿斯来到拉丁姆之前的经历会更可信,让故事情节更简洁紧凑;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两人的交流中,突出拉维尼亚作为一个有个性、有意识的独立个体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影子,一个名字。

申丹认为,回忆自我和经验自我的叙事,“每一种视角模式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性,在采用某种模式之后,如果不想受其局限性的束缚,往往只能叙述越界。”<sup>[13]</sup>故事主线中拉维尼亚的生平和第一条副线中与维吉尔的灵魂的四次相遇,都是拉维尼亚从回忆自我的视角、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英文原文都是用过去时态,显示事件的历史性。但是,勒·魁恩有意打破这种线性时间的叙述,让拉维尼亚时时跳出自己所讲述故事的时间限制,站在经验自我的立场,在事件顺序中插入预叙事件,构成小说的第二条副线。勒·魁恩以这种打破叙事界限的做法来彰显作者对史诗英雄式的、线性的、进步的男性叙事模式的颠覆,突出女性叙事模式的非线性特点。这些预叙事件是拉维尼亚遇到埃涅阿斯并和他结婚之前,在回忆中插入两人婚后的生活片段,都是用现在时态,共出现了五次。第一次预叙的出现相当突兀。拉维尼亚回忆她小时候阿玛塔王后用手指甲抓破了她的脸,她向父亲撒谎说是猫抓的,后来伤疤愈合,连她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在这些过去时态的回忆性句子之后,忽然出现了用现在时态写的一句话:“A day comes when Aeneas traces the scar with his finger and asks me what it is. ‘A cat scratched me,’ I say: ‘I was holding her, and a dog frightened her.’”(有那么一天,埃涅阿斯用手指抚摸伤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猫抓的。我当时正抱着它,一只狗把它吓着了。’)”<sup>[14]</sup>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的突然转换让读者有些猝不及防,待回味过来这两个事件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差距,会产生极大的阅读期待。第二次预叙段落很长,描述的是埃涅阿斯那套著名的盔甲和盾牌。因为拉维尼亚有和神灵对话的天赋,已经从维吉尔的灵魂那里得知了整个罗马未来的命运,她在盔甲上看到了无数的战争和毁灭。但是,埃涅阿斯却看不懂这些雕刻的含义。这种认知上的落差造成了叙事和情节上的巨大张力,充满了宿命论的意味,让读者对拉维尼亚和埃涅阿斯二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第三、第四和第五次预叙出现在战争结束、拉维尼亚和埃涅阿斯结婚之后,都是两人对战争与杀戮

的讨论。这些讨论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刚刚结束的战争以及埃涅阿斯的性格。他依然勇敢、虔诚、睿智、有责任心,但是又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有所不同。他在勒·魁恩笔下变得沉静、内省、谨慎、细心,对战争和杀戮心存疑虑,甚至后悔自己刺死了图尔努斯。这个埃涅阿斯身上聚合了勒·魁恩理想中的男性特质。就这样,预叙的使用除了让拉维尼亚的形象更丰满,也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史诗英雄。

勒·魁恩除了在预叙事件中用现在时态,也在拉维尼亚跳出回忆、通观全部文本时用现在时态。此时的拉维尼亚游离于文本时间之外,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如上帝一般俯瞰天下和自己的一生。现在时态与过去时态的混用产生了奇特的文本和阅读效果,仿佛拉维尼亚自己、预叙事件和她的书写本身是永恒的存在。勒·魁恩以此种方式,表达了《拉维尼亚》一书价值永存、女性书写价值永存的希冀。

#### 四、结 语

勒·魁恩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女性主义者,她曾在多个场合表明过这样的观点,她呼吁女性“用女人的语言说话”,她的《拉维尼亚》就是说出女性经验的绝好例证。小说以拉维尼亚一生的故事为主线,让她说出自己作为女性的经验和故事,而不是被男性的声音所淹没。这是文本的第一层结构。第二层结构是两条副线,与主线叙事相互补充、相互呼应,形成文本内部的系统,让小说的文本结构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让拉维尼亚的形象更为丰满真实。同时,该小说语言简洁优美,意境深远,富含古雅韵味。因此可以说,这是勒·魁恩的写作生涯中又一部佳作,在思想和艺术性上已臻化境。《拉维尼亚》出版之后,各界好评如潮。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说,这部小说是“对经典作品的优美回应,是对史诗的解读,也是对史诗的重写。”<sup>[15]</sup>《出版人周刊》杂志赞誉《拉维尼亚》一书完全可以和英国著名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古罗马历史小说《我,克劳迪斯》相媲美。<sup>[16]</sup>此奖不谬!

#### 注释:

[1] Ursula K. Le Guin, “Afterword”, *Lavinia*.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9, p. 275.

[2][3][5][6][9][10][12][14] Ursula K. Le Guin, *Lavinia*.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9, pp. 3, 4, 5, 5, 159, 159, 58, 9.

[4][7][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76、176、326页。

[11]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0 - 171.

[13] 中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0页。

[15] [http://www.calendarlive.com/books/bookreview/cl-bk-parini20apr20,0,1656952\\_story](http://www.calendarlive.com/books/bookreview/cl-bk-parini20apr20,0,1656952_story).

[16] <http://www.ursulaklequin.com/Index-Lavinia.html>.